

親愛的朋友：

Paul 突然出現在協青社門口，說要找個地方落腳，我們感到非常驚訝。我們並不是不想見到他，只是已經有四年多沒有接到他的消息，加上聽聞他在學校的表現不俗，所以對於他的出現，我們感到點意外。（留意一點：任何青年人來到協青社，都是受歡迎的。）

Paul 第一次來協青社的時候才 14 歲，剛讀中四。他就讀一間名氣不錯的中學，據班主任說，他的操行及成績均屬中上。那麼，他為什麼到協青社尋求協助呢？

在 Paul 八歲那年，父母離異。他第一次到協青社的時候，妹妹剛小學畢業，姊姊就讀中四，Paul 與母親及婆婆同住。母親大部份時間在外工作，家中的大小事務則由婆婆一力承擔。可想而知，他沒有得到適當的家庭教育，而婆婆的家教只是希望 Paul 達到她定下來的要求及期望。

每天，Paul 的母親在餐廳的工作時間很長。在了解她之後，就知道 Paul 母有着婆婆的影子。Paul 母對自己的兒子沒有什麼耐性，亦不願花時間與兒子坐下來傾談。當他沒有達到母親的要求時，母親就會發脾氣和罵他，並大聲呼喝。最終家無寧日。

孩子當然有樣學樣，三個小孩只懂把從成年人身上學到的大吵大鬧方法，去解決他們之間的衝突，結果又是家無寧日。

回想那時，Paul 第一次到協青社尋求協助是因為他跟姊姊大打出手。母親對家庭糾紛已經承受不住了，一怒之下，把他們二人逐出門外，並把門鎖上。之後，Paul 的學校社工將他帶到協青社。

Paul 在協青社逗留了兩個月後，他的母親亦慢慢地學會了新的親子溝通方法，與 Paul 的關係亦有了轉機，Paul 最終回家了。依我來說，事情應該就此結束了。

當青年人在困難的時候，想到協青社，我們是歡喜的。但這次 Paul 突然到協青社，我們亦毫無頭緒。看來這次不單只是家庭糾紛的問題而是解決不了的困難了。今次的原因是 Paul 的母親覺得 Paul 差不多十八歲，是時候獨立生活，應該自己找地方居住了。

似乎，在 Paul 離開協青社的 3 年期間，母親對他的態度沒有改善，反之卻愈來愈差。

直至我們與 Paul 母好好的坐下來傾談時，才知道問題所在。原來 Paul 母在離婚的那幾年，一直受盡煎熬及痛苦。

Paul 是家中獨子，其他的是女兒。Paul 母明顯是把 Paul 視作她的前夫，把對前夫的憎恨投射在 Paul 身上。我們不確定是同事在第一次處理時看漏了眼，抑或是 Paul 在進入青春期後這件事情才浮現。無論如何，我們對此事感到十分悲哀！

在我們看來，要 Paul 在他人生中非常脆弱的時段，失去家庭和安全感，對他確實不公平。他正就讀中七，在校表現佳，老師亦對他評價很高，亦表示他很大機會取得好成績。當他正面對極大考試壓力之際，卻無理地被逐出家門。發生這些事情，全都不是他的錯，而是父母的錯被投放在他身上。

爲了讓 Paul 能好好準備幾星期後的考試，我們安排他入住「自立堂」。現在他已經完成考試，有一份暑期工。至於他的未來，無人可以預計！

我們感受到 Paul 因面對混亂與不安所帶來的哀傷及苦惱。幸好他知道，他隨時隨地可以依靠協青社這一個家。請你們把他惦掛於心。在他邁開生命新路程的時候，協青社會給予他所需要的一切愛和鼓勵，以助他開拓新的一頁。



李文烈 上

總幹事

二〇〇九年六月